

男儿女儿踏着硝烟

雷铎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男兒女兒踏著硝煙

◎ 王鼎鈞



男兒女兒踏着硝煙

· 昆仑文学丛书 ·

男 儿 女 儿 踏 着 硝 烟

雷 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

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 印张6 $\frac{1}{2}$ · 插页3 · 字数127,000

1983年8月第1版 ·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3,000

书号10137 · 69 定价0.60元

致雷锋同志（代序）

二一

雷锋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谢谢你寄给我的太阳花，为此我特地写了一篇《太阳花之歌》，在《人民文学》一月号上发表，这算我对你那满怀诗情的友谊的回答吧！

这样迟才回信，因为等《昆仑》四期出版后，想把两期连载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一道看过以后，再写信更好些。我带着两期《昆仑》，住在京丰宾馆开第五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读完了你的富有创造性的、闪耀着青春才华的这部中篇小说。

这是我读到的写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战场生活最逼真、最动人的一篇。你简直象油画画家，用浓郁的色彩描绘了战争，使我读了仿如身临其境，闻到硝烟，感到炸弹碎片的崩落，看到滚滚的黄尘、泥泞，一团团闪亮的火光。特别使我惊奇的是，你正视现实地写了血与火的燃烧，生与死的搏斗，而又写出战场生活的盎然诗意，我看到白的、红的、紫的、蓝的、黄的花，白濛濛的雾，碧绿的竹丛，

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细节，使人觉得战争不只是恐怖、流血、死亡，而还有美、生活、人生。

当然，更重要的是你透过战争的这些逼真的景象，探索着男儿女儿美的心灵。你为了展示人的心灵美的深度与广度，你用一条纯真爱情的线索贯串一切，而同时又与十年浩劫的创伤交织起来，这样，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特定的一代新人。杨羚、侯筱聪、绝啸，都历尽艰辛从历史深处走到读者面前来了，他们各有各的烙印、各自的性格，但在战争——为保卫母亲祖国的战争中，他们的勇敢、智慧、苦难、牺牲，是那样天真、无邪，因此使人产生对社会主义这一代新人的爱；你透过硝烟、战火、眼泪、血痕，比较成功地使这一代人品德升华，完成塑造这一代新人形象的艺术使命。我愿意直率地告诉你，在你写到杨羚得到侯筱聪牺牲的消息之后，这样一个感情纤细的女孩子，决然挺身而出，要求亲赴火线抢救伤员时，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你用一种崇高的美德，净化了这个女战士的灵魂。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刹那呀！……总而言之，我觉得《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不但写出战争，而且写出这一个时代的风貌，写出这一个时代的心声。

不过，你希望于我的，当然不只是赞扬，更希望我讲出我的意见和见解。那么，我觉得出于误会认为侯筱聪死了，而后又突然在火线上见到活生生的侯筱聪，这些都是写得发人深情的；但，最后侯筱聪真地舍身救人，付出生命的那个高潮，你过多着笔于事情过程，而没更进一步通过

侯筱聪、杨羚、鲍啸，渗透人的心灵，更进一步把感情推上高峰，使人得一个真挚、朴实，而又震撼人心的结局。我觉得在这里，你没有突破事件过程，直入人心，写出更感人、更深沉、令人难忘的悲剧性的、生命的熄灭，正是生命的再生，象火中的凤凰一样鸣唱翱翔。我觉得你一直是探索人的心灵的，而偏偏在最高潮的地方笔力弱下来了。我觉得你过分追求技巧出新，但没有着力使那许多精彩细节衬托出人物内心的深沉，而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相反，你的缤纷的技巧的变化，往往淹没了人物的人格、品德、命运。

当然，我赞成创作方法上的创新，但，我想有一个美学规律不可移易，那就是要写出人物最深厚、最深沉的那一种感人至深的心灵，而且要突出它，在人物与人物之间，通过情节的发展，使心灵交织反映，逐步加深，引发动人。因为这种美的心灵是生活中最宝贵的；它是爱凝成的，时代精神所燃烧，血与火所锤炼的。一切技巧的运用应该服从于这个主要目的。只有它才是与广大读者思想、感情、命运相通，引起读者共鸣之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品才能深入人心，感人肺腑。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对于新的手法的追求，我绝不想影响你在艺术上的新的探索，而且我还劝你解放思想，大胆进取，一个青年作家只有如此，才能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新的馥郁芳香，奇光异彩。我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你写得深沉一些，再深沉一些；写得深厚一些，再

深厚一些。

你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你的智慧使你能吸取经验，发挥更大的创造能力。祝你不断成功，前程远大。不过，从开端到顶峰，是要经过迂回艰险，茹苦负辛的。当然，对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阅历这一切而攀上高峰，一次又一次的攀登，那才是最大的快乐与幸福。

在我参与讨论我国伟大宪章和远景规划的过程中，我读到你的作品，是深有感触的。让我们向为在本世纪末经济上实现翻两番这一宏伟目标而献出心血与生命的亿万男儿女儿致敬吧！让我们向侯筱聪、杨玲、鲍啸那样的男儿女儿致敬吧！

你让我为你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写一篇序，如果你不嫌简陋，这封信就作为序文吧！其实作品本身自能向读者倾诉，何须序文，这就算我们交谈的通信吧！

刘白羽

1982.12.17.



我常常对自己说——

• 命运的天平虽由女神掌管，却有一半砝码
在你自己手里。

• 天下最硬的，是无畏者的鞋底。

• 寿命总会终结，却可以在艰苦的创造中求
得再生。

• 鹰飞得再高，影子也在地上。

雷抒

剪辑说明辞

万籁俱寂。乳白的台灯灯光照着写字台上的一叠带血的烈士遗书和我的战地采访笔记。一阵莫名的哀思与激动强烈冲击着我心的海岸，我闭了灯默坐着。清风送来四季桂的花香，淡黄的月光移进了窗台。

不相识的读者们，我虽愚顽，可是我亲身参加过这场战争，那些昨天还谈笑风生、今天却已经躺在离离青草之下的烈士，那些正在有为之年、却住进了荣军学校的伤员，那些驰骋沙场、如今仍在为人民奋斗的青年英雄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冲锋陷阵的身影时时激励着我，催促我拿起笔，把他们的文稿加以整理补充，使其事迹不致泯灭。

亲爱的读者，请让我和你们一道，借着经过交叉剪辑的几个战士的战场记述，探索这些普普通通的参战者——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时代长，有的甚至已经为这个时代捐躯的青年人的心灵吧。

愿烈士们的英灵在后来者的心中得到安息！

第 一 章

在夜暗中黑压压的人流里，她握别了鲍啸，
吻别了侯筱聪，目送他们出征去。

杨 羚

反常。大战前夕，火线附近竟是这样宁静，死一般的寂静。七、八个人默默坐在帐篷里，谁也看不见谁，只听到彼此的呼吸。快嘴护理兵“小晴雯”感冒了，呼吸声象拉风箱一般，她用手绢捂着嘴巴打喷嚏，仿佛怕惊动越南兵似的。其实，国境线离我们还有一公里呢……敌人……战争……死……

“几点了？”护士长低声问，不准打手电筒，她只好求助于我的电子手表了。我按了按夜光灯和数字显示按钮：“2·17”，“3：57”。说：“三点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四点！”

“还有四十分钟……”黑暗中几个声音几乎同时说。

再过四十分钟，这漫长边防线上，我们的千万门炮，就要同时怒吼，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会在全线展开！地球上空的大气层里，将同时飞旋着无数加急电报讯号，用各种不同文字，报道这次自卫还击……可是，在我们的急救所，一切竟这样静得出奇。越南兵们又在策划什么边界事端呢？我们的身后，那些在山洞里，老老少少挤在一起的边民们睡着了没有呢？再往北，祖国千千万万城镇乡村中，躺在被窝里的人们，是否睡得安宁呢？前沿阵地上，战士们一定正趴在草丛里、石头后，等待着总攻的时刻。他，我亲爱的丈夫，此时正在干什么呢？把手表贴在耳边？把我的那张照片摸出来，贴在脸颊上？或者……“真冷！”“棉衣呢？”

我轻轻踱出了帐篷，一阵凉意袭来，赶紧扣好领扣。南面的大山矗立在跟前，黑黝黝地挡住了半边天，灰暗的天幕上没有一颗星星，只有青白色的幽光。“噗噗”，一个野兔似的小黑影从跟前闪过，猛然吓人一跳。小黑影消失了，周围又恢复了宁静。几个小时以前——不，是昨天晚上的事了——

……当时，这里的一切多么喧嚣，多么热闹，多么令人激奋啊！坦克发出动地的轰鸣，炮塔周围，坐满搭乘的步兵，闭灯驾驶的汽车拉着各种大型的火炮，都沿着跟前这条公路隆隆向前开进。肩上扛着小炮的炮兵，身上背着各种装备的步兵……在坦克和汽车两旁急速赶路。炮车过后，踢踢踏踏的马蹄声过来了，马匹后面的队列头顶上竖

着一根根天线杆，那是无线电兵。这显然是指挥所……黑压压的一片车流人流，远去的马达声、纷乱的脚步声、战士身上枪托和水壶偶尔的碰击声、压低了的口令声……在这山沟里合奏着，扬起的尘土呛得人喉咙发干。

队伍中不时有人发出几乎相同的对话：

“哟，你看，还没打响，宣传队倒先上来了！”

“看你这二百五，没看到红十字旗吗？这是急救所的护士小姐们。”

“……”远去的声音模糊不清，消失在脚步声中了。

又一个团队开过来了。这正是他们团！他在哪儿呢？我又向前踏出半步，好让他路过认出我来，看到急救所的帐篷，他一定会在路边的人群中找我的。啊，好象是他：瘦条个，走在全连最前头……咳，认错人了，差点闹笑话，好在没喊出声。又一个连队过去了……

“杨羚！”我急忙回过头去，双手已经被握住了。这是谁？！这么高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一张陌生的脸……

“杨羚，我前天就看见你了，可我没喊。别缩手。这辈子可能是最后一次跟你握手。认不出我啦？我是鲍啸！尽管我心头有伤痕，可我还要为祖国去死。再见了。”

“鲍啸！”我心里一震！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三步两步赶上队伍了，那高人半截的脑袋，融化在暗黑的山影中。我下意识地摆弄着衣角，心头一阵绞痛。

……七年前，也是春夜，在省军区大院梨园里，他把按在石凳上，挨着我坐下：“羚，你看这梨花，象下雪

……羚，两三年来，我总惦记着你，你走的时候，这些树，才这么高……”他的嘴靠得那么近，说话的热气喷在我耳朵上和脸颊上，我的心跳得怦怦响，急促地喘着气……

“杨羚，杨羚！”听到他的声音，心忽然跳得厉害。这回真是他——我亲爱的丈夫的声音……

侯筱聪：

我老远就一眼认出了她，那高挑个，那熟悉的曲线的身影，那已经半直了的拖到肩后的烫过的头发。她们急救所真会选地形，南面陡峭的石头山可以挡住越军的炮弹，高大的木棉树和桃榔遮掩着几顶绿色帐篷，不到跟前几乎看不出来。要不是她们这几个伫立在路边看热闹的女兵，我还没这么快发现救护所呢。杨羚伸长着脖子观望，喊了她两声，才猛然回头：“你……怎么现在才来！”与其说是在问我，还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她一定望酸了脖子跣麻了脚尖了。

“我调到九连了，我们连是营的预备队。我得马上走了。我们是预备队，你放心……你怎么样？你千万要相信，我会活着回来的，一定会的！”我也变得语无伦次了。刚才我还在想，天这么黑，大家都各想各人的心事，我得鼓起勇气飞速拥抱她一下，反正别人也看不清。战争中，许多事情都是容易理解的，新婚夫妻嘛，上阵临别拥抱一下算啥？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可是等站在

一起，反倒不知所措了，我只用力抱了抱她的肩膀：“一定会的！等着我！记住那两句诗：‘坚信明天吧，坚信！欢乐的霞光定会临照你心的窗棂！’”

她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忽然“叭”地在我唇上吻了吻。她比我果断。女人有时候比男人还勇敢，她们常常是深思熟虑过的。我跑步赶上连队，踏踏的脚步声中，听到她在喊：“喂，等一下，给你‘溃疡宁’！”

炮兵正在进入阵地，坦克一辆咬着一辆的屁股停在公路右侧，搭乘的步兵解下系在炮塔上的保险绳，下车等候总攻。

我们的阵地在第二线。按照事先看好的地形，三个排分别分散隐蔽在山脚下一线的大小石洞里和茂密的小灌木丛中。连指挥所在正中的石洞里，与其说是石洞，还不如说是石缝——一条横裂的石隙，象大山张开的小嘴巴，进去得弓着腰。副连长带领尖刀排去了，副指导员正在检查担架班、弹药组和炊事班的装备，我和指导员守着电话——为了保密，禁止使用无线电联络。各排的联络员在连部随时等待传达作战命令。电话刚刚安好，黑暗中就传来了鼾声的“多部合奏”，战士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正经睡过了，我和指导员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此时，世界上恐怕没有比睡觉更美好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身上担着一百多个战士生命，身后还有多少万双焦急、担心和期待的眼光的话，真想睡上八天八夜……

“来一支吧！”指导员递过来一支香烟。五包“大中

华”，两天抽了三包！平时只卷“喇叭筒”的“铁公鸡”指导员，近来也格外慷慨了。他合拢手掌打着了打火机，火光把手指照得又红又透明，深陷的眼窝淹没在光的阴影里。这几天他也瘦多了！

“喂，刚才夫妻告别的时候小杨哭了没有？”他忽然低声问。

“……”

电话铃响了。营长在耳机里说：“团指挥所通报，刚才通信连的一个战士，架线绊响了地雷，被炸断一条腿，各连要注意安全。你们怎么样？‘小猴子’。”

“营长，我想我就不用象别的连长那样三番五次请战了，反正咱连里那两箱子军训比赛优胜旗，你是知道的。”

“伙计，压轴的才是好戏。要是连预备队也没用上就打胜了，那我就是只捞一个勋章，也要掰一半送给你。哈哈！”

我放下电话，叫醒了各排联络员：“通知各排，不要随便走动，大小便就近找地方；班排长严格掌握部队，随时听候命令。”联络员们出去了，洞里格外宁静。指导员按亮电筒看了看手表：三点四十五，离总攻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我捅了捅指导员：“眯一会吧。”

“电话来了怎么办？”

“没事，这种时候，有一根神经是专门听电话铃的，

睡着了也听得见。拿破仑说过：善战的将领往往是善于睡觉的。”

我合上了眼皮。黑暗。黑暗里显出影像来……行军的队伍……杨羚的身影……十三年前的小羚 羚…… 三个月前，杨羚她们医院里……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杨羚她们科的姑娘们几乎全出席了，在这“女儿国”里，我真是被“彻底孤立”了。院长朝护士长“王熙凤”点点头：“开始吧。”“王熙凤”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

“各位来宾，本院护士标兵杨羚同志，和侦察参谋侯筱聪同志的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掌声……

“进行仪式第一项：新郎新娘互相三鞠躬。”

“进行仪式第二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详细经过。”

……

“进行仪式第五项：新郎新娘表演文艺节目。”话声刚落，什么馊点子都出来了：合唱啦，对唱啦，二重唱啦，什么“新娘唱新郎打拍子”啦，什么“新郎来个广东的家乡小调”啦……会议室成了麻雀窝，“小晴雯”乐得直吹泡泡糖……杨羚呢，低头沉默。我只好站了起来，鞠了一躬：“诸位包涵，实在不会唱，大家先记下这笔账，我俩明年春节一定补唱！”

“装蒜！”“凤姐”站了起来，“姐妹们，我提供一个重要的揭发材料，今天下午，我从他们门口经过，嘿，